

行行复行行：我的语文教学求变之旅

武凤霞

走过四十年的语文教学生涯，回首望去，我对语文的认知，对语文教学的理解，是在几个清晰的阶段中不断蜕变的。

仿行·求索

刚毕业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上好课，于是就去学习于永正、支玉恒等四大名师的课，把一盘盘录像带放进录像机中，虽然画面不够清晰，声音也有些失真，但依然看得津津有味。一边看，一边感叹，一边疑惑，一边崇拜，感叹他们教学的精彩，崇拜他们拥有金手指一般的教学智慧。那时候，我经常想：什么时候我也能够像他们一样，在电影院的大舞台上，面对着台下数千名教师。记得我学上过支玉恒老师的《第一场雪》，学上过于永正老师的《草》，也学上过靳家彦老师的《跳水》。为了学得像，在学校的电教室，反反复复倒带、暂停，一点点认真记录。那场景，透射出的绝对是求知若渴的成长姿态。

躬行·致远

毕业第十年，我代表学校参加市优质课比赛，然后又作为第一名参加省优质课比赛。无论哪一次赛课，都是团队在托举。那时候，我们磨课的时间大多在晚上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执教叶圣陶先生的现代诗《瀑布》，为了那句“好像叠叠的浪涌上岸滩”中“叠叠的浪”到底是怎样的浪，争论不休。那时的我们没有见过大海，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中的“叠叠的浪”，在会议室明亮的灯光下，我们各自用简笔画来表达心中的场景。这样的讨论往往持续到很晚。到现在，我的脑海中还清晰浮现着我和伙伴们踏着银色的月光，走在寂静校园中的感受，那不是辛苦，

是又一次完善教案后的舒心与惬意，是又一次突破自我的骄傲与自豪。

要参加省级优质课比赛了，为了教学需要，我们特制了一个大大的木制黑板，并把黑板的右下方挖空，做出了四个能活动的长条板，每一块七八厘米宽、两尺多长的样子，方便我在教学中拿下来，让学生在上面写学习的答案。当黑板做成，我内心激动又感动，为教学的独特呈现而激动，更为学校的全力支持而感动。比赛前，学校专门用一辆小卡车把黑板运到了承办这次比赛的开封市，我和黑板一路同行。那一路，我的激动都变成了担心，我十分忐忑，唯恐自己的成绩愧对这块黑板。好在我不负使命，但那块黑板带给我的沉甸甸的责任感，此生难忘！也就是从这次赛课，我走进了更高层次的公开教学——2000年，代表河南省参加“黄河流域六省区一市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观摩”，执教公开课《火烧云》；2003年，参加重要教学观摩交流活动，再次执教公开课。每一次都是机会，每一次都是历练，每一次都能在一次次推翻重构中向语文教学的高处攀登。

思行·觉醒

2005年暑假，我参加了李玉龙老师组织的教育在线研修班。突然有一天，大家说，研究课吧，各学段分别推荐一个人来上课。于是我就被推荐出来，执教曾在一次大型活动中得到褒扬的朱自清先生的名篇《匆匆》。没想到评课环节我得到了一连串的询问与批评——你们小学老师就是这样上朱自清的名篇的？《匆匆》怎么能这样教学呢？……整整四个小时，在暴风骤



雨的批评中,也逐渐明白了——我的听课人,不完全是小学语文老师,还有的来自初中、高中甚至大学。他们的学科背景也不都是语文学科,还有数学、物理、历史……他们的眼睛中不是只有教材,还有文学名著,甚至哲学、美学。我第一次发现,语言文字有多重意思,有的显露在表面,有的藏于文字中,有的隐身文字后;我第一次知道,语文老师要学会倾听文字背后的声音,要能够看到故事给予孩子教育的完整性;我第一次了解,还有一种语文叫“深度语文”,这种语文不仅教知识,不仅练习听说读写的能力,还要教学生学会思维,教学生辩证地认识人物,认识事件,乃至认识这个世界。

可以说,这次体无完肤的批评,开启了我语文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启蒙。两个月后,我执教人教版三年级语文教材《检阅》。教学中,我和学生一起从简单的文字中触摸主人公博莱克内心的需求,从简单的事件中体悟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。也许是这节课的教学超越了大多小学语文教师对文本的解读,也许是我和孩子在对故事的研究中给予了残疾的博莱克更多尊重,总之,打动了《人民教育》的赖配根老师,赖老师在2005年终综述《自由、人道与儿童——写给2006年的教师》一文中,以2500字的篇幅点评了这节课。他说:“如武凤霞这样对教学内容多一分人道视角的审视,把尊重每个生命的权利的理念渗透在自己的教学细节中,就是要使每个生命都获得应有的高贵。”“也许,你的一转念,将为社会多培育一份善良,一份仁爱,一份对生命的虔诚。”赖配根老师的点评激励着我,后来我又执教了《船长》《生命 生命》等文章。可以说,那个阶段,对文本的深度解读,对学生生命完整成长的关注,带着我一点点突破了曾经对语文的认知,突破了小学语文教学的窠臼,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。我有了一种俯视小学语文教学的感觉。这种感觉让我仿佛看到了语文更远的地方。

创行·辟路

如果说2005年到2012年,是我在努力向语文的深处漫溯,那么2012年至今的十多年,却是我语文教学的又一次重要回归。我收起了曾经在语文教学的天空肆意飞翔的翅膀。这是一次褪掉华丽外衣的回归,也是一次扎根教学日常的回归。身为学校校长,我的眼睛中更多是一线普通教师的课堂,我在思考:特级教师的课堂如何真正扎根教学的日常?一线教师如何上好一节课?怎样才能让教学效果最大化?能够激发学生欲望的活动应该具备怎样的特征?……也就是带着对日常教学的关注,带着对每一个普通教师的关注,我的教学开始淡化了绚丽的技术,淡化了文本思想的深度挖掘。我开始带着我的团队站在语文教学的大地上,细化教学目标,支撑起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地;仔细打磨引领学生学习的问题,给予他们更大的学习空间,避免“茶壶里面起波涛”的教育尴尬;用教与学的任务单把教师和学生融合成一个整体,让教师有意识关注“每一个”;把语文学习的边界开放到学校和社会,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形成核心素养。我们把这种教学叫作“素养表现型教学”,我们努力探索激活学生内在素养的方法,我们努力建构帮助学生生成核心素养的策略,有突破,有成绩,也有迷茫和困惑。不过也没什么,探寻的魅力就在于能不断地发现惊喜,用脚把荒芜变成清晰的道路。

写到最后,突然想起,马克思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提出“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”,成尚荣先生也曾发出追问:“谁教育教育者?”回顾我的来时路,教育者何其多——是录像带里的名师,是深夜一起磨课的伙伴,是那块沉甸甸的特制黑板,更是那些犀利的批评。但是,最终的教育者,也许永远是那个敢于直面现实问题,并勇于改变的自己。

(武凤霞,无锡市东林小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、总校长)

责任编辑:石萍

